

□汪翔

如果说春天是一首清新婉约的抒情诗，那夏天就是一曲浪漫自由的豪放歌。

夏天是声音的季节，在大地火热的舞台上，雨声，蛙声，蝉鸣，虫吟，鸟语……各种声音汇聚交织，或嘹亮高亢，如万马奔腾，或悠扬婉转，如行云流水，或曲折连绵，错落有致，或低吟浅唱，如丝如缕，共同演绎着一首夏之歌，把夏的风韵展现得酣畅饱满，淋漓尽致。

夏天的雨说来就来，明明刚才还是白云朵朵，阳光灿烂，一霎间乌云密布，随着一声霹雳划破长空，一道闪电划开了厚厚的云层，仿佛盘古举起神斧劈断了天河，狂风呼啸，雨水像决堤的洪水，倾泻而下，哗哗哗哗，随着噼里啪啦的雨脚落地的声音，敲出了夏天美妙的和奏，水雾弥漫，此情此景，宛若海市蜃楼，仙影朦胧，仙乐飘飘。有时，雨从云端轻轻飘落，带着几分柔情，缠缠绵绵，淅淅沥沥，滋润着大地，旋律空灵清婉。有时，伴着雷声，踏着季节的歌声，抒写夏日的恋曲。有时，点点滴滴轻敲着窗沿，敲响夏日的音符，弹奏起夏日的序曲。最难忘的是那日午后莲花湖听雨韵，天空先是断断续续洒下稀疏的雨滴，少顷，大雨急骤而至，晶莹剔透的水珠溅落湖中，激起一个个巨大的水泡，或者落在光滑碧绿的荷叶上欢滚舞蹈，随之滑入湖中，一霎时，雨打荷叶扣出笃笃之音，雨溅湖面击出叮咚之韵，一声缓一声急，一声脆一声沉，音律交叠复沓，风吟树啸相和，构成多部合奏，此时的莲花湖俨然是一座音乐大厅，那多音部的合奏，引得水鸟撒欢，群蛙擂鼓助兴。聆听莲花湖雨声，昂扬激越，似乎听到金戈铁马鏖战而来。雨点渐停，莲叶水草间，鱼儿在翻滚，嬉戏，蜻蜓在穿梭，追逐。

夏日的原野，凉风习习，忽听一声蛙鼓敲响，附近的青蛙跟着鸣叫起来，一时间，水渠畔，菜地旁，稻田里，池塘中，蛙声四起，辗转回旋。嘈嘈切切，如大珠小珠落玉盘；高低低低，如行云流水婉转低回。轻微时如窃窃私语，宏大时如乐团演奏。咿咿呀呀，呱呱呱，咕咕咕，长一句短一句，高一声低一声，缤纷一片。有独奏，有合唱，或粗犷，或婉约，或缓或急，或即或离。有的零星稀疏，有的时断时续，有的如丝如缕，有的飘渺轻盈，有的悠闲自在，有的如鼓如号。有的轻快爽朗，似乎充满丰收的喜悦，有的热烈而甜蜜，好像情人之间的恋歌。蛙声一片中，田野上的风物，禾苗似乎又绿了几分，菜花似乎又开了几重，园中的瓜藤，藤上的豆蔓，继续继续又长了几寸。夜晚，月上柳梢，这时的青蛙最热闹，仿佛吹响了集结号，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蛙声，如鼓如馨如醉如狂。彼此同气相求，互相鸣叫应和，有排山倒海般的磅礴气势，似疾风骤雨，又如万马奔腾，汇聚成了一曲规模宏大的乐章。蛙鸣是一阕澄澈纯净的乡音，传遍每一块土地，唱出了夏日乡村田园之美。

夏日的树林，枝繁叶茂，只听唧的一声，一声鸟鸣划破天空，带着草叶露水的清新，擦过晨曦，如琴弦上弹出的一粒音符，又如一粒露珠，一滴清泉，一片花瓣，落在我的心上。接着又一声鸟鸣，两声，三声，如从唐诗里飘落，犹如天籁之音，一时间，心田仿佛被甘露洒遍。我寻声过来，鸣声是从树林边缘那棵歪脖子香樟上落下的。进入林中，行走其间，开始只闻鸟鸣，不见鸟影。鸟鸣还不多，三粒五粒，一色清凌凌的脆，如泉流淙淙，起伏着，透着喜悦，透着谐谑。冷不丁一颗籽粒落下来，一片叶子飘下来。一只鸟鸣声斯文秀气，好似小家碧玉；一只鸟鸣声大胆热烈，仿佛莽撞少年郎；一只鸟鸣声青嫩，略带羞涩，唧的一声，就不叫了；一只鸟鸣声响亮，唧唧嘎嘎啾啾，打了一个拐弯，秀一下技巧。偶尔一只鸟雀，唧的一声离枝远去，抖落的花瓣雪一样轻盈地飘落。阳光穿过枝叶缝隙，洒在花瓣即将逝去的露水上，彩虹般绚丽。一阵清风吹来，枝叶摇曳，发出簌簌的声响，这悠扬的旋律，恰成了鸟雀鸣唱清丽的和声。不觉到了林子深处，鸣声一点点大了起来，紧了起来，也响亮了起来，有层次内涵，细听像万鸟争鸣，众树喧哗，音波或缓或急，或如迅雷，或如飙风，或如彩虹，或如飞霞。那些可爱的鸟儿分散在每一棵树木上，唧唧唧唧，喳喳喳喳。忽然呼啦一下响，一片黑云从树林里蹿起，成百上千只鸟儿哗然齐飞，墨汁一样泼向蓝天，覆盖了头顶上的一片天空，然后又轻轻点点地落在树枝上。这时候，一场盛大的树林交响音乐会进入高潮，叽叽叽，喳喳喳，理理理，咕咕咕，啾啾啾，嘎嘎嘎，噎噎噎……此起彼伏，互相呼应，连绵不绝，汇成一支支合唱诗，一曲曲交响曲。鸟儿是大自然的精灵，是大自然最美妙的歌手。鸟鸣是有灵性的，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，是一首永恒的歌，奏着天然本真的乐曲。

有人说夏天像一首绝句，风声的婉约，雨声的坦荡，蛙声的豪放，鸟声的悦耳，韵律和谐优美，该吟该诵，或添几个衬字歌唱一番。于是，蝉不停鼓动着双翅，带着夏日的激情，随着夏日的音符，鸣奏着夏日的变奏曲。滋滋嘶嘶，滋滋嘶嘶，胡滴哟，胡滴哟，清脆悦耳的歌声，如一曲美妙纯净的天籁。知了是天生的歌唱家，以最热忱的心诠释每个生命的基调。它们尽情展示歌喉，蝉声明澈，金声玉振，时而流畅明快，如潺潺流水，欢乐地洋溢在树冠绿荫之间；时而雄浑激昂，气势磅礴地在树林中回响。整个山林形成知了大合奏，每一个声音都是那么和谐、协调，升起或回落，它们似乎都熟悉着每一个韵律。此时，蝉声成了大自然的合唱团，吟诵着一首绝句，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词集，不是李白的也不是王维的，是蝉对季节的感触，是它们对夏天有共同的情感，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。

夏之歌丰富多彩，优美的旋律，美妙的节拍，令人荡气回肠，溢起多少诗情，这个季节因此变得更有声有色。

□朱晓梅

流光容易把人抛。

好像昨日树上还是艳丽的桃花，今天突然就是满树繁叶，涂着腮红的桃儿在叶间羞涩躲闪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似乎刚刚还在金黄的油菜花中搔首留影，转瞬密密青梗就向一侧弯曲折服，黄绿的果荚在枝上累累卖弄。仿佛槐花还在叶间串串招摇，如雨的花瓣就在空中飘零，现在浓绿的树叶团团簇在枝条中央，却有枯老不屈的枝条鬼刺刺向明晃晃蓝天。连竹子也知晓季节变换，青绿的叶中掩映着三三两两的黄叶，竹笼间盛开了桔黄的花朵。

是夏天来了么？

牵牛花以遏不可阻之势在地上匍匐，在墙上攀爬，四处举起浅紫的小喇叭吹奏夏天的乐曲。月季岂肯落寞？满树红花逼人的眼，夸张的色彩让空气充满了灼热。蔷薇悠悠摆腰摆肢，每一朵花都在枝头烂漫，柔叶拂香醉人头。满塘的枯梗一夜间换上亭亭的碧裙，热风拂过，叶片次第翻飞，卷起层层白浪。蜻蜓直着翅膀在满塘寻觅，哪一朵尖荷可以让它透明的羽翼承载阳光？杉树换上新绿衫，苦楝紫晕流苏，香气迷惘中青果如铃铛。

阳光，热情而泼辣，如火热的诗，明晃晃把天地读得热烈。

昨日还是夹衫薄袄，今日偏生短裙纱衣。一晴方觉夏深啊！

麻雀逊色黄鹂宛转的歌吟，自己没有歌喉炫耀，只好三五成伴，叽叽喳喳，一会儿在树间跳跃，一会儿在窗台逗留，任阳光在其身上倾泻光斑。蝉也热闹起来，在浓阴里浅吟低唱，声声撩拨着暑气蒸腾，它们却躲在树后窃笑：“知了？知了？”连青蛙耐不住寂寞，在月色中声声聒噪：热啊！热啊！

万瓦鳞鳞若火龙，日车不动汗珠融啊！戴着草帽的农人但惜夏日长，早起就仔细打理他的瓜架，偌大的叶片绿的爽心悦目，黄花儿轻盈点头，农人眼里满是笑意。清洁工也背灼炎天光，舞动扫帚挥洒汗水，道路在他们身后洁净无尘。而莘莘学子，埋首书山题海，他们的脸上流淌着汗水，他们的眼睛闪着亮光，那是有着青春色彩的脸庞，充满希望的眼睛啊！

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乎，不舍昼夜。

时间就是一场比赛。大自然用它的书法，或狂草、或小楷、或行书，诠释着时间的意义。

好好把握每个季节吧。红紫春花已成尘，绿树浓阴夏日长，只要你流汗，总会有收获。你看，经过风、历过雨的枇杷树，是不是已经一树金啊！

一株不开花的月季

□陈德琴

去年很忙，对阳台上的花草鲜少照顾，任其自生自灭。今年春来，见不得花草们气息奄奄的模样，便又开始给他们松土、浇水、施肥，还添置了几盆新的花草。“人勤花不懒”，花草们在我的精心侍候下，又开始蓬蓬勃勃地生长。

有一盆月季，记得是单位上一位退休老同志扦插活了送我的，这两年长得特别健壮，枝繁叶茂的样子。今年，其它几盆月季都相继开花了，可那盆月季始终不见孕蕾动静，兀自长着绿叶。老公见状，说，既然为花，得以开花为己任；现不开花，还占着一个位置，不如扔了的好。老公是商人，重利轻义，言语皆为丛林法则。

那盆月季长得茁壮，杆粗叶茂，要扔掉委实不易。拔掉吧，杆上有刺，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，未拔出已是被刺刺得鲜血长流了；锯掉吧，还得到集市上购置一把锯子；搬至楼下弃之不顾吧，盆重搬不动。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让它自然死亡最好不过，留下花盆还可栽种其它花草。自然死亡，即不浇水、不遮阳，让它在烈日下干渴而死。看，人类多么强大，强大到可以任意予夺弱小者生命。

阳台为西向阳台，每天午后，太阳直射。近几日高温，阳台上的花草们被烈日晒得焉耷耷的。晨昏浇水时，每每临到那盆月季时我就犹豫，浇？不浇！不浇？浇？看到它打卷的叶，渐失水份的杆，仿佛听到它正向我乞求：给我口水吧！求求你，救救我！犹豫再三，于于心不忍中又将盆中的清水哗哗地倒向那盆月季。第二天清晨一看，它又精神抖擞地招摇在阳台上。如此心慈手软地又给那盆月季浇了几次水，它的叶子又变得郁郁葱葱，杆也变得挺拔了，可依然不见半个花骨朵。旁边的月季谢了又孕蕾，已是第二茬花事了。

老公见我对着那盆月季依然热情如故，不禁又泼冷水：对待一株不开花的月季，何苦犹豫不决？占着茅坑不拉屎，留它何用？不如拔了重新栽一株。想想老公说得有理，于是又开始对那盆月季置之不理，硬起心肠再不给它一口水喝。仔细算来，距离现

在已有10余天没给它浇水了，其它盆栽已是浇过两三次水了。每次浇水到那盆月季时，我都不忍目视，仿佛罪犯般，给其它盆栽浇完水便仓皇出逃。

今天，闲暇之余，再次驻足阳台细细查看花草，赫然发现那盆月季已形销骨立、气息奄奄，再无往日健壮挺拔的身姿，干枯的叶子仿佛发出微弱的哀求：水，水，给我水！我的心猛然被刺痛，我何时开始变得如此冷硬、绝情，连一株花草都不放过了？当初，是谁将它置于方寸之盆？又是谁将它置于雨露不沾的阳台？不开花难道没有其它原因？我是否询问过植物医生它不开花的原因？虑及此，惊出一身冷汗，我与刽子手又有何异？

佛说众生平等。我可以人为地剥夺那盆月季花的生命吗？即便在俗人眼里它不开花该死，也应该交给大自然让“适者生存”的丛林法则来决定它的命运。阳台固然是我的，虽然它“高高在上”地凌于半空，但它依然立足于大地，“万丈高楼从地起”，其根基还在大地之上，那么，我就不应该让大地上的植物——那盆月季殒命于我的喜怒哀乐！

想通这些，我端起盆里的清水，急急切地倒入那盆月季花的花盆里，我听到干裂的泥土在吸收到水分时发出的咕啦啦的响声，想必是干渴之极不顾噎着呛着地牛饮发出的声音。我下定决心，待它复归健壮茂盛，我就将它搬到楼下小区的花圃里，让它回归自然；至于开花与否，它高兴就好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《巴蜀文学》

达州广播电视台报《凤凰楼》选稿基地

